

尖
陽
業
筆

尖陽叢筆卷之一

海寧 吳 騫 槎客

周禮夏官玉璽讀如薄借綦之綦結也皮弁之縫每貫結五采十二以為飾謂之綦詩云其弁伊綦賈公彥疏云薄借之語未聞按說文縹字注帛蒼艾色詩曰縹衣縹巾未嫁女所服一曰不借縹蓋薄借綦即不借縹以此為未嫁女所服故云不借也楊用脩引草履名不借者以合之非是

海寧演武場在宣德門外旁多隙地乾隆戊子有耕者發地得古塚志銘刻于甌取之以歸而仍掩其墓按銘為唐故汝南周君墓志并序其文曰君諱文遂字道從祖諱岳先父諱通君即通

之長子也幼讀儒書長而習禮弱冠之歲咸譽所知內孝親姻
外穆僚友不能苦濫于琴酒乃縮職于監司三五年間榮譽奇
獎何期未申公表奄卒壯年嗚呼霜劍摧鋒鳴琴絕軫春秋三
十有五大中二年三月十五日終于天長之私館也以其年十
月廿九日祔于先祖妣王夫人列域以為窀穸禮也娶宏楊氏
恭孝內諧舉案從禮一子三歲名曰小君令弟二人文過文造
恨鵠原而遽絕誰濟急難桐荆幹摧雁行何續敢忘兄友銘誌
弟恭固請長詞用彰後紀者為銘曰嗚呼周君亡命奚促三十
五年禍來衝福手劍摧鋒身紳棄玉歆濟舟傾風前失燭一旦
歸冥百齡何贖千歲之中再生王國右凡二百四十八字脫一

志字下脫
農字原

亡原本作世
當世字即
所謂漢城字也

字漫滅一字真書字法蒼勁如歐率更甄之上瘞花瓷瓶蓋甚多俱為耨鉏所毀今此甄藏周范兮大令家明雲夢鄒郎中觀光常于先塋側掘得唐人墓志銘乃大中元年十月癸卯日所葬其姓氏多剝蝕不可攷與此甄時僅先數月而此甄姓氏猶歷歷可辨尤足珍也鄒得誌為文而瘞之

詩草蟲章舊注大夫行役于外其妻獨居感時物之變而思之如此朱康流先生云此詩小序云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余讀此序而知讀詩之難也向讀此詩以為舊注之說確不可易矣及再四思之凡人離別之久念之而憂之而傷苟得一見則憂傷之情快然冰釋矣出車之詩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

子我心則降是也此詩則曰既見矣又曰既覲一似沉吟反覆徐然後解者何其舒緩而不切于情也以此詳究之其為咏初嫁者無疑泛見曰見接見曰覲初嫁之時惟恐不得當于君子而詒戚于父母故憂之而至于傷悲是其所憂者不在于難見而在難於相接故憂之釋必于既見而又既覲也其謙畏自持之況于二語想見之以是知序之首語非後人所能揣摩也按康流此論與正義正合惟既覲鄭氏引易男女媾精萬物化生之義以為既婚之後男女精氣相覲遇以覲訓媾微不同然視舊解理為勝也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集傳以為皆不祥之物人所惡見者箋疏謂

君臣同惡無可分別之意讀詩略記云晉成公綏烏賦序曰烏之為瑞久矣以其反哺識養故為吉鳥漢書御史府有朝夕烏去數月而御史大夫罷唐書柳仲郢每遷官必烏集其第是漢唐以前皆以烏為祥也狐為妖以喻小人烏為祥以喻君子赤者其色顯黑者其色晦莫赤匪狐以喻顯者皆小人莫黑匪烏以喻晦者皆君子也

按江南烏夜村晉何準宅準女生之夕羣烏啼女後為晉穆帝后冊立之夕羣烏復啼是晉時亦以烏為吉鳥也

陸文裕深傳疑錄嘗疑水經注之偽據通典以為吳越春秋越絕書之流近德清胡東樵渭云隨經籍志有兩水經一二卷

郭璞注一四十卷鄺善長注皆不注撰人名氏舊唐志始云郭

璞作

元注閻百詩云璞注山海經引水經者八此豈經出璞手哉

新唐志遂謂漢桑欽作欽

成帝時人而所稱多東漢三國時地名故先儒皆疑焉又按澤

水鄺注引桑欽地理志易水濁漳水並引桑欽他注中或舉本

文則必尊之曰經使此經果出于欽無直斥其名之理

元注唐人義疏

稱孔君

或曰欽作于前郭鄺附益于後或曰漢後地名乃注混

于經並非蓋欽所撰名地理志不名水經水經創自東漢而魏

晉人續成之其名無可攷非一時一手之書也又云是書傳習

者少錯簡闕文訛字不可勝計

舊按或謂原本當有弱黑淫洛濤沱等篇趙誠夫水經注釋已

補宋初猶未散佚而崇文摭目云鄺注四十卷亡其五則仁宗

之世已非完書矣

按唐李吉甫有刪水經十卷金蔡珪有補正水三卷元歐陽

原功序謂可正蜀板遷就之失

錢尊王有影宋抄水經原跋云水經舊有三十卷刊于成

都府學宮元祐二年運判孫公得善本校之才三之一耳乃

補正重鋟凡益編一十有二共成四十卷此豈歐序所謂蜀

板書今並不傳明南昌王孫朱謀埠水經注箋雖多校正而

譌舛尚復不少歟項氏踵而刻者但有勦襲之陋略無是正

之功其餘明刑俱無佳本東樵與閻潛邱黃子鴻校閱水經

頗為詳審子鴻又從而為之圖鄭全吉士祖望有七校水經

注陳和叔黃中撰水經糾誤仁和趙太學一清亦有刊誤及

水下脫姓字
原本圖抄

刑當是利
原本圖說

注最廣歸安沈東甫炳震及其弟炳巽有水經擇惜未之見
他如胡氏之禹貢錐指齊氏召南之水道提綱並可補水經
所未及惟黃築洲徵君之今水經乃未成之書故水道言之
多不脩

王孫一名而具五義史記淮陰侯傳吾哀王孫而進食蘓林曰如
言公子也蟋蟀名見詩疏太湖洞庭兩山間有蟲類蟬聲如鳴
箏土人呼王孫椰子厚有憎王孫文乃猴也本艸云王孫即牡
蒙

世說新語注云桓元不立忌日惟立忌時南史張融傳融有氣義
忌月三旬不聽樂後世但知忌日而不知忌月并忌時亦未嘗

言也

通典晉穆帝納后值忌月范汪與王彪之書以九月為康帝忌月王以禮經無忌月之文竟定九月納后

昔人慎重家忌非特男子即婦人亦不敢忽王得臣麈尾載
丁晉公三十六事某氏女子嫁時簾有祿衣一襲祿疑作絲問其
故曰若婦在家遇私忌則服之以慰舅姑耳蓋女子既嫁猶
守其私忌可想見宋時禮教之重

劉原父晚年病不復識字至日月兒女都不能辨或謂知永興軍
多發墓求古物所致劉跋暇日記云

咸淳臨安志載臨安縣東山塔影倒垂以為異吾州硤石東山智
標禪師塔其影獨見于秀水縣北一小池中蓋相去百餘里也
楊李真如寺北壁有三塔影天陰闔戶則影愈顯而此地並未

嘗有塔不知影從何至又江寧牛首山寺塔其影獨照伽藍殿上供桌倒立甚分明北京彰義門外天寧寺塔每于殿門掩時窺之其影亦倒

六山觀音殿前一石盤陀安指南鍼其上則轉而北指又東十餘里談仙嶺側一石亦然俗稱倒針石蓋下有慈石所致

蔡洲凡有三一在襄陽峴山東南一里漢水之上後漢蔡瑁所居

魏武常造焉

王維哭孟浩然詩借問襄陽老江山空蔡洲指此

一在金陵上元縣西十

二里宋高祖破廬循處見元和郡國志一在衡州耒陽縣水經注耒水西北過來陽縣之東側注西北逢蔡洲西即蔡綸故

宅

今之遊蘭亭者求右軍故迹不特茂林脩竹即流觴曲水之地亦

風景已非

無可據蓋今所謂蘭亭亭去舊址遠矣晉時蘭亭在天章寺側元

末寺與亭並廢于火明永樂中僧智謙重建于今地距舊址幾
二里

水經注云晉太守王廙之嘗移亭水中今亦無可攷

甬上萬指揮文明永樂中倭倭海上頗著威名嘗夜中以舟師下
哨象山之鋸門遙見雙燈來海上以為寇至挽弓射之一燈應
絃而落俄頃風濤大作一軍盡沒始知所射落者龍目也指揮
時年二十有二鄉人立廟祀之號曰射龍將軍後此龍嘗化人
形就鑿者治其目鑿以藥傳之而去他日復來鑿治如前達有

小女從門隙竊窺之則僂然一鱗蟲也大驚而呼忽風雨晦冥
失龍所在自此不復至但時時入東錢湖養其創云

錢孝直敬忠鄞縣人也父老賡萬厯中知臨江府忤神廟首坐事
論死長繫三十七年孝直自幼從獄中受書萬厯己未捷南宮
若賡年已八十老病危為孝直不赴廷試遂歸侍湯藥若廬中
曾熹宗踐祚亟走京師上疏救其父不得則請以身代父死情
詞懇惻聞者皆為隕涕疏三上終格于吏議遲久未得俞旨孝
直益憤激每夕為文籲天泣盡繼之以血自誓必死又念徒死
終不能出父罪乃囚服跪午門外哀訴閣部諸臣為已轉請若
賡竟得釋以天年終於家孝直後成進士官刑部主事乞休養

母幾二十年母終出為宣城守免婦甲申後僑居硤石踰年卒
殯于審山邑人查孝廉繼佐為誌其墓後其子肅樂返葬

前青山

國山在宜興縣西南六十里上有東吳天璽元年封禪碑立信中
郎將蘓建所書高一丈圍徑一丈二尺面廣而旁狹其形似圓
而略有方勢文周四面蓋仿秦泰山石刻之制也按吳志陽羨
山有空穴中廣十餘丈名曰石室在所以為大瑞乃命兼司徒
董朝兼太常周處封禪國山予嘗詣碑下拓其文書體兼篆
隸瓌瑋奇異頗有先秦遺意惜文多漫漶惟近土一截尚
完好文稱朝為大司空而吳志以為兼司徒此亦可補三國之

注也

此碑全文載雲麓漫抄凡九百餘言當時不可識者尚七百餘字而今可辨僅得其半蓋碑立山巔上無覆蔽風雨之所剝蝕樵牧之所侵伐日甚一日故三國至宋字畫由深至淺尚多可讀由宋至今自淺而之湯滅竟莫可識此亦理之必然者今碑西南兩面俱有裂紋再椎搗數年必致斷落考金石錄分為上下二碑王象之輿地碑目分為封禪國山二碑似皆誤此碑俗呼圓碑以其形圓八出也王漁洋分廿餘話又混以圓碑為天發神讖碑尤謬天發神讖則天監元年紀功碑在建業紫金山乃皇家書俗謂之三段碑也

盧熊跋以為此二碑

皆蘓
建書

鄆縣全吉士

祖望

相傳為同邑錢公肅樂後身人未之信其後吉

士舉子初墮地而錢後人之來賀者已在門詢其何知之遽也
曰夜來聞影堂中人言曰謝山舉子可喜可喜是以知之耳謝
山全別號也故吉士有五月十三日舉子詩云釋氏語輪迴聞
之輒加嗔有客妄傳會謂我具宿根琅江老督師於我實前身
一咲姑應之燕說漫云昨聞正氣堂豫告將維辰在我終弗
信傳之頗驚人聊以充談助用怡湯餅賓先是謝山有兄生而
穎悟其舅蔣蓼厓目為神童六歲而殤母哭之慟忽張目曰
無哀當再來補之後十年而謝山生故小字補兒

朱康流先生朝瑛湛深經學其讀易春秋三禮詩書俱有略記凡數十萬言雅為姚江黃梨洲徵君宗義所推重為人仁恕吏事

非其所樂其知德旌縣也庭可羅雀每視事聞咎楚聲輒以袂

旌德

自障其面吏曰緣為奸亦弗問一旦得巨盜康流故短視相對久之曰觀若狀何酷類吾河東三舅耶盜即飾為舅誑詐百端遂相持而泣終不加刑其實舅死久矣未幾憂去遂著書以老鍾致和海昌人也工詩及長短句風調清逸而知之者頗少靈璧途中絕句云二月征袍尚拂霜北來氣候異吾鄉春風到此渾無力草木吹青柳未黃暮投茅店暫停驂歌枕繩床室似龕一夢依稀是何處酒樓燈火似江南又靈璧即事望江南詞云

靈陽地何處足怡情瘖土春深稀見艸荒城樹少不聞鶯誰說
是清明靈陽地空濶少人蹤野塚髑髏寒叫月陰崖魍魎冷吹
風如古戰場中今遺稿多不傳

端溪硯自唐初開取便為世所尚其名目辨別故自不一要以下
巖產者為勝所謂水坑是也米元章獲右軍紫金石硯其妙不
傳唐時青州亦產石可為硯間有金星紅絲而質粗鈍不為
世重惟柳公權獨喜之以為墨易冷墨之冷熱人多不解大
拓硯盾粗澁墨有沸沫纏筆熱也其平行凝勻者冷也青州
硯能不作沸但燥漆不能停墨亦非佳品而誠懸獨愛之殊
難解也

萊陽宋荔裳先生疏自浙西觀察移官四川康熙壬子蜀中寇
亂荔裳方入都聞家人俱被難憂憤而卒有女才及笄汙洛至
滇中為王某室踰年而寡遂祝髮投中山為尼名道啓有侍婢
王氏亦相隨入道名曰慶光至壬戌五月二人避兵入山突遇
悍卒悅其姿強之東下且逼令蓄髮宋以死自誓間用匕首戡
胸幾殞卒度其志終不可奪行至偏橋委之而去二人徬徨道
左計無所歸曰憶舊侶有海成者結庵省溪江口歆往依焉而
又不諳道路偶遇浙西商人董某相約同行抵銅仁為邏卒所
疑送于官太守葉滋齋廉得其實憐其為名家女欲遣還鄉
里女泣謝曰妾生不辰橫罹顛躓傳聞父母並已下世菰焉

此身縱不能死亦復何顏以見桑梓邪苟得寄迹菴庵長齋
繡佛懺除夙孽私願足矣時楊少司馬自西方撫黔飭所屬從
其請同邑查悔餘內翰時在楊幕中為賦中山尼一篇以紀事
今載敬業堂集

近見秀水盛氏袖堂筆記載濟南教授萊陽周某言玉叔女
竇未遭辱有侍女挺身代之然此事查悔餘先生在黔中目
擊之似不應不實或宋鄉人為之諱而云然未可知姑識之
以備攷

古人製裘俱以其毛向外漢書匡衡傳云富貴在身而烈士不
譽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說文表字篆作𦍋徐鉉繫傳

云古以皮為裘毛皆在外故衣毛為裘

徐夫人燦字湘蘋東吳人陳素庵相國繼室也工長短句有拙政園詩餘行世按拙政園在姑蘇齊門內故大宏寺基也林木極勝有御史王某侵之以廣其宮既而歸徐氏沈石田文衡山輩嘗為作圖而賦詩者也明末兵興為鎮將所據最後乃歸于陳相國自買此園在政地十年不歸及得罪與湘蘋同徙遼左終戍所蓋雖有此園實未嘗一日居也園有寶珠山茶竄竒古前人多題咏之

趙南仲避暑水亭嘗作詩云水亭四面朱欄繞
游魚戲萍藻六龍畏熱不敢行海水煎徹蓬萊島
身眠八尺白蝦鬚

頭枕一枝紅玳瑁甫成三韵倦而假寐一侍婢援筆續云公子猶嫌扇力微行人正在紅塵道紉袴子弟試書之座右可抵一服清涼散也

江南山谷產紫蛙其形視青蛙稍大四足尤長皮如蟾蜍遍身有疤常居深巖邃礪中土人呼為石獷亦曰山獷以之薦客充好羞為義興尤多陳其年竹枝詞云紅槽薄醉蒸山獷銀縷如絲切柿孤按穆氏蟬史山蛤一名南風蛤又名石蜚生深山谷中遇南風則出背黑色瘕磊兩股甚長孝豐人珍之為上品連皮蒸熟味在于皮也又按尤思蜀都賦云蝻蜥山棲龜龜水處劉逵注蝻蜥鳥名也今所謂山雞長洲何義門云蝻蜥類蛙而大俗

名山雞注謂鳥名非是蓋蛙類甚多故其名不一猶吾鄉名

陂塍間者曰田雞也此可證文選之失

陂注字

京口瘞霍銘自山谷定為右軍書後人都疑之而莫能破其的考

劉昌詩蘆浦筆記云瘞霍銘或云逸少書圖經亦載羲之書六

一先生已論其非云至或亦顧況作銘蔡端明則以字有楷隸

云至云曰蜂
原書同說

筆當是隋代書而山谷乃斷然曰王書不疑何也今攷銘引雷

門鼓事按臨池記昔有晨飛鶴一作鵠入會稽雷門鼓中於是鼓

聲聞洛陽孫思斫鼓鶴飛去思起兵攻會稽殺逸少子凝之蓋

在安帝隆安三年斫鼓必此時則書豈出于逸少哉漁隱攷訂

華陽真逸為陶隱居推原本末或庶幾焉

梁山伯字處仁家會稽出而遊學道逢上虞祝英臺僂為男粧梁

與共學三載一如好友既而祝先返又二年梁始歸訪祝于上

虞縣知其女也悵然而歸告諸父母請求為婚而祝已許字鄭

城馬氏矣事遂寢未幾梁死葬鄭城西清道原

一云梁為鄭令而死

其明

年祝適馬氏經梁墓風雷不能前祝知為梁墓乃臨穴哀慟悲

感路人羨忽自啓身隨以入事聞于朝丞相謝安請封之曰義

婦塚載寧波府志今宜興善權山石室相傳為梁祝書處巖

側又有碧鮮庵遺址好事者往留題石上豈即當時之學處

邪山南又有祝陵俗謂即英臺墓處此尤不可解者

又曰水縣亦祝

英臺墓秀水蔣薰過之有詩并紀其事

東林外索云鄧縣東十六里接待寺西祀梁山伯號忠義王

云

硯為文房清秘朝夕所必資端溪舊產既已日少苟得歛坑之佳

者轉可以傲視端溪然不能精究其石色坑名徒蚩之為惟硯

是求是與冥行擅埴者何異嘗見元江光啓送侄濟舟售硯序

云唐開元間獵人葉氏得石子長城里因以為硯自是歛硯聞

子於心于

天下其山為羊關嶺之巘兩水夾之至盡處乃產硯石其一曰

緊足坑次曰羅文坑

今日舊坑

又次曰莊基坑相去羸百步而石品

絕不相似其舊坑之中又自歧為三曰泥漿東心綠石去舊坑

才數尺石品亦異自莊基北行二里沂溪微上曰眉子坑則東

坡所謂者坑今在水底不可剝其陵谷變遷之驗歟舊坑絲石為世所貴硯材之在石中如木根之在土中大小曲直悉如之刷者先剝去頑石次得石為硯材而極粗工人名曰粗麻石之心最緊處為浪又出至湧處為絲又外愈慢處為羅紋故吾郡雙溪王公之記曰緊處為浪湧處為絲至論也今以吾鄉杉木板譬之木心為浪出外為絲愈外為羅紋亦物性之自然者也絲之品不一曰刷絲曰內裏絲曰叢絲曰馬尾絲皆因其形似以立名不必悉數以石理勁直故紋如絲而旁為牆壁獨吐絲甚奇平視之跡不見黑點如洒墨側視刷絲粲然工人所謂硯寶獨舊坑素心坑或有之蓋石之精吐出光彩以為絲也至

元十四年辛巳達官屬婺源縣尹汪月山求硯發數郡夫力石
盡山頽斃死數人乃已今之所得皆異時椎鑿之餘隨湍流出
數里之外者每梅潦初退工人沿流掇拾殘珪斷璧能滿五寸
者蓋寡世之求研者率求端方中尺度非是不取工人患之乃
取他山頑黝滑枯植燥而有絲紋之石銜于舊坑之下或反得
高價真石卒不售三衢絲石黑而頑南路絲石紅而枯水池山
絲石枯而燥俱不宜筆墨予家去產硯所三十里而近故知硯
為詳舊坑在雙溪時已堙不知何年再闢至元辛巳再堙而石
盡時獨紫足頗有大石今至疑有脫誤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夜堙聲
如雷隔溪屋瓦皆震鳥獸奔駭數年前工人告予紫足石剝鑿

此江之北
轉康之南

已盡予不之信至是果然觀此江序則歛之舊坑自元世已絕
響在今日較之端溪下巖尤為難得矣歛硯又豈易言哉江此
序明陸文裕公深歛硯志多用其說

此康之北
轉康之南

拙政園臺池林木之勝甲於中吳明嘉靖中御史王獻臣始闢之
其子以博進償徐氏傳子及孫又歸于陳素庵相國遷諱後改
駐防軍府未幾為某氏所有益大事結構以侈遊觀中有楠木
廳九楹四面虛欄洞榻條極宏麗柱凡百餘礎徑三四尺高齊
人腰皆故秦楚豫王府物車駝輦致所費不貲某敗後官悉毀
之柳蔭蕪亦嘗寓此中有曲房乃其所構陳其年詩云此地多
年沒縣官我因官去暫盤桓堆來馬糞齋粧閣學得驢鳴倚西

補字康之而不
補疑脫華字

欄其荒涼又可想見矣康熙中改為蘇松糧道署今則散為民居惟寶珠山茶尚無恙往年有虎入其中亦異事

武林某氏子家貧落魄常結黨為椎埋一時城內外無主邱壠多遭檢括嘗至通江橋項氏居側入一隧道遇石扉闔甚固樅之良久其始啓然陰風凜冽火炬遇之輒滅衆皆股栗莫敢前有二人者素髯胆勇乃束葵藿為蘊燃之以入遇陰風則焰轉熾餘皆伺于石扉之外俄頃聞甲號呼負乙而出則已死亟詢其故云初至中一室有四錢人共擎一棺朱色棺前石碑一署吳越國妃某氏墓餘無所覩轉至東壁間有小室戶垂銅簾拂之鏗然有聲意此中必寶藏也乙遂披簾先入投足適履其機大

聲若雷震隨有黃泉奔注臭如硫黃而寒冷異常乙觸之即倒昏迷不醒某幸在後因急負之而走聞內戈鋌鬼嘯聲隱隱不絕稍遲亦為穴中之鬼矣於是衆皆愕然以藥救乙數日始甦而甲亦大病幾死云

按水經注載盜發南陽張詹墓垂簾一皆金釘飾之此鏗然有聲者安知其非金釘之類邪又南部新書云蜀葵蔞作火把猛雨中不滅其束葵點為蘊殆祖此意乎噫盜可無術哉又嘗聞風箏嶺下多古墓因與數人從晉井而入穴中懸一棺非桐非梓形類蠶繭蓋漆絮合併為之者乃鑿前和出其屍骸骨殭而不腐衣裳冠履悉剪紙所製衣面色若死灰獨雙目炯然睜

動不已衆大驚急委之而走大水隨後湧至比拒督井則已沒
肩若少淹俱溺死矣此皆其親語人者

錢唐元妙觀在吳山之麓舊有李北海書蜥蜴碑湮沒日久莫可
踪跡頃有人從瓦礫中掘得斷碑下截高尺餘僅存數字皆
漫滅惟乾坤二字猶完好後有大字一可識止一亲字按亲即

古榛字

凡江海潮信盛于晦朔其長在子午二時過此二日則水勢日縮
而至期亦日晏武林元妙觀中有子午二泉一長于子時一長
于午時每日如此無論晦朔此與水經注灝水之朝夕塘皆不
可以常理測也

唐元宗遷居西內後為李輔國所弑史家多不載惟王性之默記述晏元獻識玉觴髹事頗詳又襟記云明皇不得其死人罕知之後溫韜發唐陵見明皇首乃破兩半以銅絲縫合不知元獻所見者即此顧否又樵書載明道雜誌云長安有安民得明皇觴髹光作紫金色家遂大富事之甚謹後析民居爭觴髹致斧為數片人分一片而去据此則明皇一顧生而劈死而合之而復劈何其苦也何其勞也

昔人云借書一癡還書一痴或曰癡乃執之譌蓋借書還書並當行以執酒往耳元吾行閑居錄云甃乃瓦甃以承其書籍古書無方冊恐其遺落耳愚謂古人承書者或以衣

說文帙或衣也或以履書

乃納策于金縢之匱中鄭或以囊說文裏書囊也或以匿出道或以筭
氏曰凡秘密書藏之于匱或以篋或以篋藏或以筭
簾之屬獨未聞納于瓦甕者况道路挈携瓦甕非便且書則有
繁簡安在其必為一瓶邪

前載王孫一名具五義又按紅姑娘一名亦具四物本草雀瓮一
名蜎蜎房一名紅姑娘又錦荔枝苦瓜竝名紅姑娘又有草葉
旁結一紅子如楊梅差小亦曰紅姑娘

共陽叢筆卷之二

海寧 吳 騫 槎客

陸放翁鍾情前室周公謹齋東野語劉厚村詩話並載其事野語較更詳第所紀歲月尚多舛錯因為重定于允云陸務觀初娶唐氏士閨女也於其母夫人為姑姪伉儷相得而不獲于其姑既出未忍絕之則為別館時々往焉姑知而掩之雖先知挈去然事不得隱竟絕之亦人倫之變也唐後改適同郡宗子士程嘗以春日出遊相遇於禹迹寺南之沈氏園唐以語趙遣致酒肴翁悵然久之為賦釵頭鳳一詞題壁間云紅酥手黃藤酒滿城春色官橋柳東風惡歡情薄一懷愁緒幾年離索錯錯春如舊人空瘦淚痕紅浥鮫綃透桃花落閑池閣山盟雖在錦書

難託莫莫之實紹興己巳歲也未久唐氏死至光宗紹熙壬子

歲復有詩序云禹跡寺南有小園四十年前嘗題小詞一闕偶

復一到而園已三易主刻小闕于石

野語無此五字從劍南集增

讀之悵然

詩云楓葉初丹榭葉黃河陽愁髣髴新霜林亭感舊空回首泉

路憑誰說斷腸壁醉題塵漠漠斷雲幽夢事茫茫年來妄念

消除盡迴向蒲龕一炷香

自未久唐氏死至此野語誤次慶元己未歲後今改正

翁居鑑

湖之三山晚歲每入城必登寺眺望不能勝情嘗賦二絕云城

上斜陽西角哀沈園無復舊池臺傷心橋下春波綠曾是驚鴻

照影來夢斷香消四十年沈園柳老不吹綿此身行作稽山土

猶弔遺踪一泫然

野語此首在前從劔南集改次

蓋慶元己未歲也又至開禧

己丑歲暮夜

劔南集作十月二日夜

作兩絕云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園

裏更傷情香穿客袖梅花發綠醺寺橋春水生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見飛花不見人玉屑久成泉下土墨痕猶鎖壁間塵園後屬許氏又為汪之道宅

友人鮑君以文嘗疑未必實有其事或放翁于沈園別有所遇偶題詩詞好事者因而傳會亦容有之細玩終不似伉儷語也姑識于此俟博洽者詳之

古今言地理謬誤者多而水名尤易混亂如司馬相如上林賦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沈存中指其謬矣孔安國註三江既入震澤厖定謂自彭蠡江分為三以入震澤不知三江距震澤甚遠

決無入理而震澤之大小決不足以受三江東坡辨其非矣班
孟堅謂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魯衛與濟汝
淮會于楚夫一溝固不能旁通六國數百里又濟水自從千乘
入海安得會于楚鄭當時言關東漕粟泛渭水道九百餘里引
渭穿渠起長安旁南以至河易漕按渭汭至長安往三百里固
無九百餘里而南山至河中間隔灞澠數大川固無緣山成渠
之理劉貢父譏其失矣如此之類極多而酈道元水經誕妄處十
二三也右沈明遠寓簡所論古今辨三江者人各為說幾如聚
訟觀此則知言水道之誤者又不獨三江為然

借親之說蓋起喪亂之時相沿既久遂不能革今謂之荒親此非禮之甚者按宋趙崇劬雞肋云父母死未即入棺仍禁家人輩未得舉哀棄親喪之禮而誦用色之儀寘括髮之戚而脩結髮之好此禽獸之所不忍為而世俗俱效之至簪纓詩禮之家亦相率而行恬不為恠不知作俑者誰耶然則此風宋時已有之至今踵而行之者仍復不少有欲正人心而敦風化者斯亦其首務矣

夷堅志載蔡京死四十二年遷葬其屍皮肉俱化盡獨胸骨隆起成一卮字高二分許宛如鐫刻按竺乾氏書謂釋伽文佛背負圓光胸題卮字京之奸慝乃亦尔邪恐即其餘黨造為此說以

欺人洪氏不察遂從而志之與

宋嘉祐中呂夏卿預脩新唐書撰直筆新例四卷時摭其事者如
宋景文歐陽公間有取焉然以今新唐書校之頗多不同蓋當
日在書局諸公各据其所聞見自為書未嘗一轍正如五代史
初脩于薛居正歐陽公以其繁猥失實別為脩定藏于家公歿
後朝廷聞之取而刊行其書始著夏卿唐書惜已無傳幸此書
尚存猶可想見髣髴也

新唐書作者既多即舊書亦不獨劉昫一人之本攷吳縝進
新唐書紀謬表云五季天福之際大臣趙瑩之徒綴輯舊聞
次為實錄艸創卷帙初興規模然則舊唐書實濫觴于瑩

按瑩字元暉華陰人晉中書令歐公五代史瑩與劉昫二人傳中皆不言其曾脩唐書

唐李郢浙河館詩有青蛇上竹一種色之句何義門詆為外道按吳越山間有蛇形類蜥蜴四足身長者尺餘色青如蛙土人呼為竹葉青又異苑汝南人入山伐竹見一竹枝葉已生而蛇首未變相傳蛇可化竹復化雉李詩似未可輕議

南史褚彥回為高齊佐命高帝時進位司徒賓客滿座從弟紹數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乃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名士邪名德不昌遂有期頤之壽按彥回拜中書時年四十四而云期頤之壽此史氏之失也

困學記聞公羊傳於襄公二十一年云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
梁傳於二十一年十月云庚子孔子生二十一年賈逵注經云
此年仲尼生昭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語云仲尼時年三十五
定以孔子為襄二十一年生也孔子世家云魯襄公二十二年
生杜注從史記威榮緒以宣尼生庚子日陳五經而拜之然以
年則公穀史記有一年之差以月則公穀有一月之差今不可
攷予按諸家固多不齊就中公羊之誤尤屬顯然深寧偶未之
思耳上云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則十一月安得復有庚子日
耶宋景濂孔子生卒歲月辯定為襄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
蓋由庚辰推至庚子二十一日此亦本家羅璧之說閻百詩駁

之云文憲子孔子生主公穀歲己酉卒主左氏歲壬戌相距七十四年與歷所傳孔子年七十三者不合近黃太冲以歷上推日斷生于襄公二十二年建酉月之二十七日庚子與羅泌路史脗合予歎其確云攷是年在庚戌歲十月甲戌朔推至庚子正二十七日也至何休公羊疏于襄二十一年云歲在己卯則尤誤矣

北史齊後主皇后穆氏小字黃花斛律后從婢也母名輕霄本穆子倫婢也后既貴改以穆大姬為母提婆為家更不採輕霄史用採字僅見于此

越燕居海島中千百為群冬月入蟄其羽盡褪未蟄之先竟啄海

粉置巖穴中以脩他日之乏其色如銀而形類花瓣俗謂燕窩
島居每皮服皮履攀藤懸崖探而取之食經尚為珍品而養生
家又稱其有益肺和胃之功然洗刷不可不慎常有中其毒者
胸膈煩喘鼻漸黑須臾九竅流血而死蓋有鳩鳥落羽其上故
也急以菜豆煮飲之間有得生者

宋李文懿璧箋注王荊公詩集為世所稱海鹽張氏用元槧本重
雕其注皆為劉辰翁箋節失鴈湖本來面目予友鮑君以文得
宋刻半部箋注並全每卷末又有庚寅補注不知出自誰手即
晁氏讀書志亦未之及或疑即鴈湖所補竊攷鴈湖以寧宗開
禧丁卯出居臨川箋注詩集當在是時其卒也在嘉定壬午至

理宗紹定庚寅鴈湖沒已八載安得復出其手或其門人如魏
霍山序中所謂李西美之流為之則未可知耳

梁散騎常侍周興嗣奉詔次韵王羲之千字文見梁書本傳淳化
閣帖首載漢章帝書八十餘字皆興嗣千字文中語黃伯思云
此書非章帝然亦前代人作但錄書者集成千文中語耳歐陽
公以為漢時學書者多為此語至劉后村遂謂千字文非梁人
作王峰碩氏嘗辨其妄愚謂此興嗣作無疑也夫音韵之學盛
于江左故齊梁人最重雙聲叠韵此書於此道尤精惜未有人
論及者其起結首尾四句中已藏五雙聲天地元黃洪中間雙
聲叠韵層見叠出不勝悉數即淳化閣帖中所書八十餘字元李

治古今聲及日知錄中凡雙聲十二列宿海鹹龍師始制璧非並云百餘字似誤從政所興溫若思慎終學優攝職疊韻二特已此豈出自漢人邪為邪至如千文中閏餘成背却尺璧歲律呂調陽閏餘律呂本雙聲的對無可移易唐智永誤書作律呂相訟成譌或反以律呂為非如南部新書之類此皆由唐以後學者罕究心於音韻之過也

錢國賓字君穎本廣陵人明萬歷中寓于武林以醫名尤善治奇症鎮江錢青黎足跟偶響遂漸至頭竟若雷鳴療治七年如故國賓曰此骨雷也切其脉五部皆和惟腎孔大舉之乃見蓋腎敗症夫足少陰之經起于小指之下上而貫脊腎虛則髓空髓空則鳴響自足至頭即雷從地起響于天上也以六味丸加

紫河車膏虎骨膠猪髓枸杞杜仲方治之瘳武林土橋張林妻
病卧三年不起于床醫以為瘵國賓診其脉沉大至骨數十至
中一鼓或隱或現形色蒼脫所居暗室國賓曰此非瘵乃陰邪
所干令急徙卧室檢褥上得白毫數莖其長寸餘始知為狐魅
也張延道士禳之妖至反數復求救于國賓思之良久因製毒
藥授之令密俾其妻塗于體是夕妖斃于床下則一元狐也間
生白毫人皆竒其術蓋狐以舌交故中毒輒斃湖州戴氏女年五
歲生而前陰下復有竅溺出于上其下亦流倩國賓為治國賓
曰此天生雙陰治之何為楞嚴經云五種不男之人即此類也
長而經行生子如常蓋以上為正

琵琶記為元高明撰所述蔡中郎贅牛相事人皆寃之明徐充暖
妹由筆云史稱蔡邕三世同居父子同朝又稱邕至孝侍母病
不解衣廬墓致瑞蓋非負仰于隣而賴妻治葬者也此實東晉
慕容眭事傳寫之誤遂以為蔡伯喈耳按慕容複姓名眭字伯
喈鮮卑慕容廆之族自廆受晉命為平州刺史而鮮卑人多入
中國眭之祖父占籍陳留眭有文學應元帝詔為議郎時牛金
以小吏私幸母后竊秉相權招眭為壻眭棄父母于陳留連遇
饑荒所在盜起音問不通卒為餓死其妻趙克養克葬報夫
同歸事載野史高明或見時人有類於慕容眭事特託以諷刺
歟然陸放翁詩云斜陽古道柳家庄負鼓盲翁正作場身後是

非誰管得滿村爭說蔡中郎則中郎受誣似不始于高明矣

高麗僧希闕鍊子著濟北集二十卷中有云正和壬子四月十二相之海水變赤西自豆駿東距武總三百餘里朱瀾丹濤汪洋浩淼人民驚恠或濡以絰或染以粟皆應手而赤或恐其為沴予按元中記東方有大魚行海者一日逢魚頭七日逢魚尾產則百里水為血今海之赤得無是乎後三日水復碧國家晏然正和蓋彼國紀年不知實何歲也

頃歲有商于日本者得古文孝經孔傳凡為章二十有二經文千八百六十一字乃日本所刊有信陽太宰純音訓此書自唐末五代之亂失傳宋雍熙初日本僧裔然以鄭注今文孝經十八

章來獻獨不及孔傳之二十二章豈獨歐公所謂逸書百篇今
尚存令嚴不敢傳中國者耶其經文視司馬溫公古文孝經指
解間多不同如續莫大焉作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作故親
毓之二類頗多與漢藝文志所言符合惟字数較桓譚所紀尚
少十一字譚云千八百七十二字豈流傳歲久遂不免脫誤池北偶談云
耿隱之言曾見古本孝經庶人章末引詩云晝尔于苑宵尔索
綯若以補入則僅少一字第不知耿所見實何本也

或謂周文武成康四陵並不在咸陽縣帝王世紀文武葬于畢括
地志文王武王墓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上實渭
水之而南咸陽縣乃在渭水之北蓋所謂文王武王者乃秦惠

文王悼武王之墓耳然則成康二陵豈亦秦之成公康公耶

天台齊息園先生為諸生時讀書杭之萬松書院一日假寐夢于
忠肅公告曰昔景皇納黃琬言易儲事某實上疏諫止以留中
故人無知者此寃至今未雪君他日幸為我物色之未幾息園
成進士入詞館預脩明通鑑經目得入皇史宬觀累朝奏疏息
園憶夢中語徧檢公疏獨此不得見嘗為詩以紀其事

朱上舍奇齡字與三康流先生從子也以經學世其家有周易蠡
測春秋測微又嘗以王圻續通攷尚多濶略撰通攷續補凡為
類一十有五曰百官補典禮補貢舉補歷象補律呂補田土
補戶口補賦役補食貨補國用補國用刑法補刑法志疆

域補武備志與三為此書垂三十餘年始脫稿未幾下世今
稿猶藏其家

志下脫稿字原高

米元章得褚河南臨蘭亭真迹割為袖珍本後有范文正王文忠
及米氏父子題贊董文敏舊物也其跋甚詳文敏早年嘗館于
海昌陳氏此帖實質于陳遂刻入渤海藏真中行款悉依原本
但自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二字至俯察品類之盛凡六行三十
五字文敏獨掣而藏之然後質于陳以期必取故渤海藏真帖
中缺此六行其後陳氏墨跡散出歸于錢塘龔氏玉玲瓏閣而
文敏掣出之六行展轉流傳亦為龔氏所得此帖復成完璧蘅
圃既沒圖書盡散帖流落人間者又不知幾何年質沒于楊李

此字當
脫字原高

典庫武塘查宣門開以八百金買之携至廣陵運使署中後不知所終

瓶山在嘉興縣治西宋時設酒務於此貯酒陶瓶散積日久穹然如小山土人因目為瓶山竹垞詩所謂一簣瓶山古木秋者也

按明一統志嘉善縣亦有瓶山今無可攷

瓶今尚有掘得者高尺餘腹徑三四寸上

下直相等而口微窄色淡綠外塗以釉間有未遍者製甚朴古

或以養花花落能結實但不碩耳或謂此即岳氏背垞軍所用

楊無頭者海昌戚姬術氏也為人忍而貧嘗隨海舶至越中擔薪民

比已滿舟人遣楊持百錢市肉賽水神而后解維楊買肉返中

途聞有呼已名者湯應之則數少年素未相識前謂楊曰楊無

頭即君耶望子久矣共挽之行約里許入一古廟中楊懽然不知所以問與諸君素未謀面呼某至此何為荅曰某等並劉姓青田人也吾祖犁眉公昔嘗藏鏹于此今者當出遺教謂楊某至而後發但素未識君故日呼于此一旦果得君豈非數之前定耶楊愕然曰某山野鄙夫負販于此素不習望氣之術何由知君家金穴乎皆笑曰無憂穴故在是第煩君一啓封耳苟得金君亦無不利也於是即取楊所買肉烹之以祀主藏之神酢飲既畢共昇神像于側即座下令楊揮鉏先發衆荷鍾隨之啟發裁尺餘鉏下鏗然有聲視之一物其形如柅衆以授楊曰吾祖以此報君之勞善藏之君畢生衣食盡在是矣須臾又得

白金一餅復以與之曰此以償君肉價於是諸少年爭自發穴
取金而令楊先歸楊懷所得還舟人詢其還之遲并問所買肉
何在因具述始末衆未之信及探所懷物及餅金示之乃大驚
急令楊前導擬踪跡諸少年而分其金迨登陸竟失故道皆悵
然返舟更出其所謂形如杙者相與撫玩意此必黃金也弁鑿
其端審視實銅耳楊寶之終其身竟無他異楊既死予得之其
子形圓而微長上有紐可貫以索下有趺蓋實權耳通高二寸
六分腹徑五寸三分一面隱起九十兩字一面陷文稍剝乃至
元十八年造六字並正書重廣法一十六兩六錢形製甚古雅
而青綠徧體亦極可愛賞玩家謂之土古也青田取此鎮戡當

必有意書此以俟知者詳焉

後漢書列女傳孝女曹娥父盱以五月五日溯大江迎婆婆安神為水所淹而死攷傳子子禮曹娥碑云盱能撫節安歌婆婆安樂神以漢安二年五月時迎伍君逆濤而上為水所淹此蓋言盱以逆伍君即今覓渡之俗婆婆本舞態盱為巫祝故能歌儻樂神蔚宗直以婆婆為神名殊莫緒也

水經注沂水又南與蒙山水合東流迳陽都縣沂水又左合溫水水上承溫泉陂而西南入于沂水者也蓋沂水上有溫湯陳藏器云浴溫湯可已一切病論語曾點所謂浴乎沂風乎舞雩浴于溫泉蓋如上已後除氛穢之意後儒紛紛論辯以魯無川浴

之俗皆不知沂上有溫泉也宋平菴項氏亦有浴乎溫泉之論
第以冠者五六人為五六三十也童子六七人為六七四十二
人引漢初祈穀祭舞以證周人之事則鑿矣

梁溪顧震滄氏撰春秋大事表視顧連叔左傳事類年表尤加詳
志其列國地形犬牙相錯表嘉興府下引嘉禾百詠注有東顧
西新等四城並吳越戰爭時所築後俱廢今嘉興縣西二十七
里有市曰新城稅務亦曰新城土人呼曰新市當往來大道即
西新城之遺址按新城今在秀水縣境亦曰新塍宋時設酒務
于此曾魯公嘗監新塍酒務即此俗又呼為新盛若新市在石
門縣北三十里屬湖州府德清縣界新城在其東北尚數十里

即土音亦未嘗相混顧氏似不能無誤

陸永脩先生家於洛塘有樓曰蜜香藏書萬卷閣曰湏雲貯法書
名畫順治乙未仲冬不戒於火一時盡付之煨燼嘗自悼以詩
有云劫火空群相狂花幻有因琴書千載後風雨十年中永脩
以詩名海內遊京師與王漁洋諸公唱和尤密同邑查悔餘內
翰詩時庵宗伯皆其壻也並于早年賞識之悔餘初以詩為贄
有絕竒世事傳聞裏最好交情見面初之句永脩擊節不寔遂
以女妻之時庵少時傑犖不肖讀書其兄潛飛嘗為文會永脩
家挈之以往前一夕永脩夢綠蚪繞柱及旦聞潛飛至亟出迎
見時庵身衣綠布袍抱其堂柱盤旋以為戲詢知為潛飛弟也

試令為文下筆多不允語永脩曰天假之緣也是日即以女許焉

南宋古銅器姜娘子王吉二人所鑄皆得名見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予家藏宋方爐一其銘云紹興二年大寧殿臣蘇漢臣監督姜氏鑄至德壇用凡小篆二十字四面並同此鑪舊在曲阜孔東堂博士家王漁洋嘗見之載于居易錄中以為姜氏即姜娘子蓋姜乃南宋初人曹昭格古要論謂姜王俱元人誤

明崑山顧文康公世廟時位至台輔父恂以文康貴贈太子太保其告身流落人間為裝佛者所有予購得之錄其文如左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朕聞古名臣碩輔崇勲樹業必有所本夷攷人

倫祚必昌於陰隲德恒盛于義方肆國家緣子貴父古今之通
道也況我左右輔導元臣為天下重輕者哉爾累贈光祿大夫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顧恂乃今少保兼太子太
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太學士鼎臣之父畿輔善良江湖隱逸孝
友慈惠敷尚詩禮蘊崇既久發于今子特擅貞嘉名實並隆顯
休台鼎茲朕冊建皇儲君臣同慶特加贈爾為光祿大夫柱國
少保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嗚呼有陰德者曾
高駟馬之門赴深期者果正三槐之位申錫寵命式表前修制
曰母道均慈子德惟孝人倫世教此為切務國家推恩庶僚子
父子母罔有弗逮焉爾累贈一品夫人吳氏乃故禮部主事司

主事凱之長女

下闕七
十二字

此休光益延慶祐制曰朕惟家正于女

子成于母彝倫政教所關至要故子之顯揚國之褒卹子所生
無間焉爾累贈一品夫人楊氏乃今少保兼太子太傅禮部尚
書兼武英殿大學士碩昌臣之生母端貞淑順內範著聲以夫
之刑家知化彰于貳室以子之事國知教由於賢母爾一人之
所關不亦大哉茲特仍贈為一品夫人嗚呼鼎寶之養雖遺恨
于風木玘玉之榮式委耀于泉臺有赫絲綸永光閨闈嘉靖
十八年閏七月二十四日右軸用五色重錦有制誥之寶及廣
運之寶書法遒勁似顏平原勅云冊建皇儲蓋是歲世宗始立
莊敬太子也今有崑山雜劇中以文康為侍婢所生頗為嫡母

所虐豈即楊夫人耶

按王文恪鑿撰太安人楊氏墓志云楊氏世為崑山農家正室吳安人遇之甚嚴厲安人承事惟謹及昂貴以上兩宮徽號封為太安人楊懽然不悻蓋念吳之弗獲是典而已獨被其榮似吳卒在楊之前据誥則楊先吳卒可證文恪之誤

高郵露筋祠本名鹿筋梁相傳有鹿至此一夕為白鳥所囓至曉見筋故名見酉陽雜俎及江德藻聘北道記其訛為女郎不知始於何時查田先生詩云古驛碑殘幼婦詞飛蚊爭聚水邊祠人間多少訛傳事河伯年々娶拾遺

北寺巷海寧舊名舊有程姓工為紙硯以諸石砂和漆成之色與端溪

龍尾無異且歷久不弊故藝林珍之然前此未聞也按東宮舊事云皇太子初拜給絰硯一枚此豈其遺製歟

齊民要術言一石注云當今二斗七升不知何以若是之小今江南民間有器其形如筍上口微窄而下漸大俗呼曰栳容二斗五升凡二栳為一斛二斛為一石後魏時之石蓋僅與栳相等姑蘇師子林為倪迂手叔泉石勝甲于一郡今為新安黃氏別業中有小礮水色常黯嘗于石橋下得一錢函封銅啓之甚難或請以火攻方置爐上輒風雷大作急送還礮中少頃而止聞至今尚在

戴山先生嘗著太學古文叅疑及古記雜言諸書其意頗尊信豐

氏石經古文吾鄉前輩陳乾初先生山陰高弟也晚著大學辨
一書同時若桐鄉張考父山陰劉伯繩海鹽吳仲木仁和沈甸
華諸君交移書爭之而乾初不顧蓋其實有所師承也乾初晚
家泥橋深離坎輻中論著不輟每有所就即設山陰先生位祭
而告之其文有曰蔡書非古大學非經確也闢之不遑敢寧蓋
其意可見獨伯繩戴山之子而其見亦乾初異殊不可解

告山陰先生全文附載于此明我師雖死猶生我呼我號
在天之靈蔡書非古大學非經確也闢之不遑敢寧嗟如之
人否塞晦冥莫我能信習解相縈矧越後世蠱惑奚勝確為
斯懼憂憤填膺至聖大賢千秋孔曾赫々靈爽確敢妄櫻粵

程朱子有宋之英疇曰非賢日升月恒偶焉薄蝕終仰其更
何當衆咻遂閉堅城師同雒閩頡頏孔庭雖越千載靡異親
承上資宣聖下質朱程是邪非邪昭然甚明確之証罔是殛
是懲如其未謬寧弗我矜大啓我後如寐斯醒葬依周禮學
歸正誠格致非始誕妄悉屏俾是聖學遽底清廓若大路然
既康且平師之厚德永世其馨敢陳告辭激切屏營

南唐時有姚景者不知何許人始事劉金為廐卒金暇日至廐見
景畫膜有二赤蛇悠揚景面少頃入鼻竅而寤金奇之引為親
信裨將金俄以女妻之烈祖亦重其為人使典親兵至清淮軍
節度使至見周雪客南唐書箋注今雜劇中以為漢劉智遠事蓋

傳聞之異耳

興陽叢筆卷之三

海寧 吳騫 槎客

姚辯武威人本周將降隋仕左光祿大夫當時頗積戰功而史書
闕載賴歐率更所書墓碑傳而辯事始暴於後世予頃得一舊
榻本書法蒼秀與元碑無異而文頗不同即其所卒之歲月出
處亦殊究不知何時錫本姑志於此以俟博古者詳焉隋故左
屯衛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姚思恭公墓志內史侍郎虞世基撰
文太常博士歐陽詢書丹公諱辯字思辯武威人也導清源于
媯汭肇崇構于軒邱世祀相承名德不墜及乎龍戰秦谷霸業
是基虎變周原雄圖斯啓五世汎為晉所滅子孫播越居于武

威曾祖撫軍將軍驃騎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內外諸軍事封東

平公祖冠軍將軍武威太守昂並以碩量偉才佐時匡國父寶

散騎常

疑脫侍字

武威太守志略沈毅雅度淹遠譽宣獻納爰美共

治公稟秀山川降神象緯勞而風韻開朗志節通亮弓殛百步

懷萬人之數就養晨昏天情孝友率性仁義牧已謙虛夙以勇

氣馳名遂以材官人選周保定四年起家宗侍延攬下士天和

二年奉詔領宿衛兼提管雁門公軍受降于荆楚既而上計虧

勝群帥見囚公頻進奇謀竟口能用乃以舟師先濟朝廷稍遷

承御二命領宗如故進授都督兼統營校撫養士卒勸課農桑

莫不家寶倉廩人知節義周武親巡軍府特加賞賜詩云夢想

歐下脫陽
字原奉同

名園久深開錦澤旁烟霞常掩映松竹互青蒼峰頂標朱閣波
心倚石梁三冬凝暖氣六月生微涼草木繁茂國安民和十二
年轉授左武候將軍尋為涼州道行軍總管十五年為合州道
行軍總管式遏有方邊烽寢候義幟旃裘望風歛迹十七年使
節靈州總管諸軍事兼靈州刺史境臨口鄙人雄多傑黠公御
以銜榮化之請靖俗易風移政成暮月十八年授原州道行軍
總管開皇^{十九}年授環州道行軍總管校檢河北屯田事其年又授
河州道行軍總管戢戎律特精邊事每秋風起塞口騎揚塵牧
衛之任非之莫可推國^{之誤}授柯隱如敵國授^{疑援}桴揚旆威
震口庭仁壽改口授左武侯大將軍進爵上蔡景陽郡開國

公食一千五百戶大啓土宇誓以河山寵章邁于千室盛德垂
于百世皇帝欽明御錄睿聖纂圖特荷天眷恩遇隆重密勿
禁衛知無不為大業以先朝大臣久任心膂與尚書右僕射蘓
威等同進大將軍右武衛大將軍如故以母憂去官其年有詔
奪情起復如舊職別降恩勅遣使敷口公孝性自天幾於毀滅
倕俛王事而復起以官方創授金紫光祿大夫改授左屯衛大
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大業十三年薨于軍幕嗚呼臣隸悲慟人
民號呼如喪考妣志諸堅珉以告哀傷

辯墓誌銘金薤琳琅中載其全文闕四十餘字細讀亦多紕
繆及可疑處此碑雖出于依托然彼此優劣亦互見若不得

原碑此本亦不可廢也

武林趙氏居錢塘門內有學士樓藏書甚富凡宋元珍本皆不惜厚價購之嘗於衆安橋側遇童子挾書一冊求售趙買之翌日有老人叩門曰昨有一書為僮子竊賣與君此某案頭所時閱者請贖之趙觀其狀甚褻褻心輕之不許言至再終弗聽臨去謂趙曰君勿相輕僕非人乃西湖之龍也書不見還吾將自取之趙叱之遂不見未幾雷雨大作竟失書所在而趙氏從此日敗不數年學士樓之書悉化為雲烟過眼矣惜當日所買童子之書竟不知其名

米海岳研山本南唐李後主物宣和中索入九禁後流落人間為

台州戴氏所有明季新安許文穆公得之又歸於秀水朱文恪
太傅家流傳數世又屬之高淡人宮詹至今尚在當湖嘗觀錢
園山叢談云米老研山有二其一曰芙蓉者頗嶮竒時東坡亦
作一研山而上亦自為二研山咸視江南所寶流亞爾據此則
當時研山凡有五獨南唐之物至今無恙而其餘皆莫可踪
跡豈區區片石之存亡亦自有幸不幸耶

北窓炙輠錄二卷宋鹽官施彥執德操所著彥執生不婚宦惟銳
意于學與橫浦為莫逆交故編中發明先哲緒言餘論頗多前
輩如祝希哲朱錫鬯全紹衣諸公皆嘗為之跋謂可與孟子發
題並傳愚獨不喜其中一則云家兄門生有孫力道在鄉校與

一同舍舒子進相友善子進本富家子後大困有孀婦挾二孤
累然從子進既不能為之資年浸長嫁無售者力道深怜之每
自念使我忝一第必娶之無何力道果登第時年雖近四十然
美風姿貴官達宦爭欲壻之者十數力道皆謝去遂歸語舒氏
婚及舒氏歸已白頭矣力道與之懽如平生嗚呼世稱劉廷式
之義謂千載一人今力道之事奚減廷式哉力道蚤年以貧不
娶乃獨以教學養孤遺平生所行皆忠厚事然未嘗與人言示
罕有能知者云々夫力道憐孀之貧養之終身可也何至遂娶
之使白頭孀婦喪其所守而已又蹈不孝無後之責彥執于是
為失言矣

金玉珍寶以之送死昔賢所戒其理固然以予論之即銅錢器皿
凡屬難朽之物亦不宜置之墓中子曰死欲速朽正此意也錢
圍山叢談云大觀初倣李公麟考古圖作宣和殿博古圖凡所
藏古簋敦鏡甗尊彝之屬為大小禮器則已五百有幾世既知
其所貴愛故有得一器其直金錢數十萬後動至百萬不翅者
於是天下塚墓破伐殆盡今觀比干銅盤銘等類大抵皆出于
邱墓中物由此觀之則宣和博古圖等雖謂之破塚書可也故
張釋之云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富哉言乎
春秋少陽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伯長也夷謚叔齊名智字公
達齊亦謚也論語疏引之少陽篇必有所据胡明仲云彼已去

國隱居終身尚誰為之節惠哉予疑此或周為之謚耳凡一代
之興于勝國遺臣必施仁澤矧武王伐罪弔民式商容之廬封
比干之墓方居齊叩馬之時太公以為義士迨其死也而謚之
當亦事之所有世紀綿邈史傳或有闕耳諡法安心好靜曰夷執心克莊曰齊
祝子遷世喬明隆慶戊辰進士累官至潯州守少時屢困場屋而
讀書不輟嘗自歎曰愈讀愈不中世喬其如命何愈不中愈讀
命其如世喬何

高麗舊以銀瓶為貨東國史略載庶使朱印遠惡聞鳴鵲聲今
嚇以弓矢一聞其聲即銀瓶徵即此也按銀瓶又謂之濶口制
象其國地形以白金為之重一斤舁于明孝王三年亦有高下

忠肅王十五年資贍司奏定銀瓶價上品瓶折價布十疋帖瓶
折布八九疋違者科罪至恭愍王元年從諫官議廢瓶用銀錢
蓋銀瓶既重正如中國大錢不便於民用故至今惟用銀錢矣
偶從杭肆中見古銅鏡一如鐘形下豐而上殺高尺餘廣四五寸
上有紐背有鼻啣大環銘曰王氏子孫其永寶用凡十字
皆古篆作二行下有一獸不辨何物餘為水草諸文製作殊古
雅銅色青碧丹砂俱備第不審何代之物姚氏殘語云近見一
鏡如鐘樣鼻有大環有隸字云一生有十口前牛無角後走有
口十三字下有一虎其字恐是甲午字謎也其形與此鏡相類
而銘則不同

按金威據銘詞釋為甲午字謎細推之似尚未甚當昔趙德潤藏鏡如杏葉樣背有大錢環迺挂鏡也上有銘云人有一口前牛無八角牛口走殊不可曉下有一牛轉頭前有草一叢下有篆辟崇驅邪兩旁亦有字細考之乃丙午造三字其下牛與草必寓年號耳此周草牕雲烟過眼錄所載鏡形大略相似銘釋亦較勝於姚故并記之

困學記聞云荀子賦篇請占之五泰或作五帝何此瞻云非此幾不復見五泰之文近世行本皆作五帝予舊藏元槧荀子纂圖互注本作五泰楊倞注五泰五帝也今作五帝本并削去此注按荀卿賦篇云臣愚而不識請占之五泰五泰古之明于占

原本校勘
下脫此銘
細注六字

者倖注五泰五帝也五帝少昊顓頊高辛唐虞荀維或寓言亦無五帝同占之理且皇圖要覽謂伏羲化蠶黃帝元妃西陵氏勸蠶稼今多不及之反称五帝何也

蕭子雲賦云長卿晚翠簡子秋紅或称其長卿簡子属對之工蓋長卿即藥中徐長卿簡子見齊民要術及廣志一名侯騷蔓生緣樹實如梨赤如雞冠核如魚麟味甘且冷可以消酒輕身簡字從草從間古閑切讀如姦古人未嘗有名簡子者或云簡子即錦荔枝本艸之苦瓜詩之瓜苦也

世傳公冶長能辨鳥語其說昉于皇甫侃論語義疏宋邢昺為正義以其說不經棄而不錄義疏既晦于世有留青日札記治長

札

食虎駝羊事最亾鄙可笑不若義疏為近古也今按皇疏云別
有一書名曰論釋云公治長從衛還魯行至二堺上聞相呼往
食死人肉須臾見一老嫗當道而哭治長問之嫗曰兒前日出
行于今不返當是已死亡不知所在治長曰向聞鳥相呼往清
溪食肉恐是嫗兒也嫗往看即得其兒也已死即嫗告村司村
司問嫗從何得知之嫗曰見治長道如此村司曰治長不殺人
何緣知之因錄治長付獄主問治長何以殺人治長曰解鳥語
非殺人主司當試之若必解鳥語使相放也若不解當令償死
駐治長在獄六十日卒日有雀子緣獄柵上相呼嘖嘖治
長含笑吏啟主治長咲雀語是似解鳥語主教問治長雀何所

道而笑之治長曰雀鳴嘖嘖白蓮水邊有車翻覆黍粟牡
牛折角收斂不盡相呼往啄獄主未信遣人往果如其言後又
解猪及燕語屢驗於是得放皇氏所引論釋不知何人所著據
所言則治長不特解鳥語并通猪言是亦知獸語也沈佺期燕
詩不知黃鳥語能免治長灾唐人用事其不苟如此

按海錄云公治辨鳥雀語云嘖嘖白蓮水邊有車邊有
車覆粟車脚淪泥犢牛折角收之不盡相呼其啄與前小異
殆葉曾氏見皇疏而小加刪改其文

董文敏未第時客於海昌最久與陳增城先生獄為莫逆交至其
日用簿亦有文敏為之登記者然增城甚器之文敏夫人嘗至

陳氏釵荆裹布而已陳氏素豪華皆竊笑之增城獨曰勿輕視董夫人他日富貴未可量也

漢書唐以前惟尚音義自顏師古奉太子承乾令集諸家注解出而人咸重之以為班史忠臣迨宋余靖為秘書丞上言今國子監本史漢多誤請行校正詔翰林學士張觀知制誥李淑宋祁直講學士王洙洎靖于崇文院讐對悉發三館秘書以相條校凡正數千言踰年上之于是諸人校本又盛行于宋世明以來所刊又多用顏本校間有用宋校者不過元大德時刊本俱經刪改非復宋時之舊予家藏宋槧漢書殘本其音注多與近刻不同者幾什之二三以此知宋刻之佳今偶記數或于此反

離騷資嫵娃之珍髦注髦音徒計反下有韋昭曰嫵當作頽梁
王魏嬰之美人曰閭頽鳳皇翔于蓬階方豈罵鶯所能提注蕭駕
談音義曰談按說文曰渚水出常山中邱逢山一曰渚小洲晉
音之與反又自談按談字至又字凡廿五字今本無卷辟並與
若惠注皆草也是作香下云辟音裨服虔音裨談謂辟亦是穀
稗之稗亦是香草辟荔之辟在穀則為稗也又引字林云漚久
清也一候反菌案字林云地漚似蓋巨隕反自辟音裨至此一
段在宋初曰棍疑混作之上其餘不同處尚多不具錄

匹夫匹婦皇氏論語義疏云古人質衣服短狹二人衣裳唯共用
一匹故云匹夫匹婦也此言殊近穿鑿竊謂匹者當是單獨
之章意孟子力不能勝一疋雞亦豈以衣裳喻乎

班孟堅幽通賦溺招路以從己兮謂孔氏猶未可安惛而不能
兮卒隕身乎世祖曹大家曰惛之亂貌葩避也今論語作怕
鄭康成與史記並作悠

文選廣絕交論語注引張升反論語曰噓枯則冬榮吹生則夏落
張升不知何代人反論語之名亦未見于隋唐書目

語字衍
原亦同

宋殿前司分掌馬步諸軍以直禁衛有都指揮使都虞候十將
虞候又有都頭虞候等名祿秩有差詳史職官志故當時民間
目軍校亦曰都頭虞候至娼妓亦有都虞候之稱不知其何所
取義軒渠錄云東坡有歌伎數人每譙客必請云有數個搽粉
都虞候欲出來伺候也

文字疑
宋字原亦同

凡雷書着木皆倒而字體亦不一國史補載岳州玉真觀火焚後

一柱有雷書云謝仙火宜興善權寺有雷書三柱一曰詩米漢

雲麓漫抄作

侯米謝誤 一旦謝均記一曰詩米漢謝均之記三柱竝行書

湖州項王廟覺海寺亦有侯米等字謝仙據何仙姑言是雷部
中鬼名夫婦俱長三尺色如玉掌行火人試檢道藏果有謝仙
之名始信詩米漢謝均或謂亦雷神名宜興張渚鎮承福殿亦
有雷書一柱作凸曰凸己字大逆六七寸入木約四五分廟祀
張大帝重剏于大德初雷書不知作于何時至今猶存予嘗親
搨之書法似篆隸甚奇古真有不可思議者

按雷書不見于古故六一集跋龍書云恐是簿後中記號其

實不然也晉中興書安帝義熙三年六月霹靂震太廟鷗尾
徹壁柱若有文字此雷書之所昉與

紹興崇化寺有甌塔二或于土中得塔記甌一方廣尺五六寸記
曰崇化寺西塔基記吳越王長舅鄭國公吳延福載興塼塔二
所香泥木石為此磁基厚二丈餘其固若山他日製為請無疑
也唐下元戊午年七月二十八日勾當并給塔僧契莊勸緣僧
延祝九七十三字書法古質有唐人遺韵按吳越王莊穆夫人
吳氏觀察使仲忻女此云長舅當是夫人之兄然延福之名及
其封號皆不見于吳越脩史十國春秋等書此亦可補其所未
脩也

按吳越崇化寺有尊勝石幢天寶四年建葉九來金石錄補
謂寺在臨安城中恐臨安乃紹興之誤

黃氏日抄云一念之善則天瑞地符祥風和氣皆在于此一念之
惡則妖星厲鬼凶荒札瘥皆在于此君子必慎其獨觀大節必
于細事觀立朝必于平日平日起利避害他日必欺君賣國矣
平日失約負期他日必欺君罔上矣故君子必矜細行此張九
成橫浦日新之格言好事者書為門屏予謂欺君罔上易為忘
親賣友似更勝

邵灣山之東有孫灣山麓多幽峭海鹽張明經燕昌遊焉於山側
得摩崖書手搨以歸銘曰南國子華營父墓于山南淳熙六年

春華法甚蒼古不知南國子華為何人今墓亦無攷按宋自南渡後宗室世家散處鹽寧二邑者頗多此南國子華豈亦其流故不欲顯其姓氏乎

淵明詩皆和平清淡罕艱深詭僻者惟述酒一篇其意殊不易曉黃山谷疑有關誤獨湯東澗知其微意以為靖節為零陵王而作攷晉元熙元年劉裕廢恭帝為零陵王明年裕遣張偉持毒酒酖王偉自飲而卒裕又令其士踰墻進酒王不肯飲遂掩殺之靖節感其事又不敢顯言故托言述酒蓋遜詞以避禍也東澗名漢字伯紀謚文清東澗其別字見宋史文苑傳其注陶詩凡四卷世傳甚少予見宋刻本甚佳稱桃花源記聞之欣然規

往世行本俱誤作親往東澗明于易城復于隍其命亂也因學紀聞嘗引其說

人參唐宋以前不甚言及傅子云先王之制九州異賦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為禮若河內諸縣去北山絕遠而各調出御上黨人參上者十斤下者五十斤人參之貢殆自典午始與

說苑趙簡子謂陽貨曰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實焉按桃李多熟于夏而云秋得實者蓋周之秋正夏之五六月也猶蓁母遽注孟子秋陽以暴之曰周之秋陽夏之盛陽也

伯魚之死在顏淵後而論語顏路請子之車

古本無以為之榑四字

子曰鯉

也死云々昔人皆疑之或謂是夫子設喻之詞義亦未安毛西

河云按史記及家語所云顏淵少孔子三十歲疑當是四十之

譌若改三為四則顏淵前後踪迹俱無所誤而以此攷伯魚之

死則在淵死之前按家語夫子年十九娶宋之上官氏一作

可官氏又一年而生伯魚則伯魚之生在夫子二十歲史記云伯

魚年五十先孔子死以二十加五十正當夫子七十歲為哀公

之十三年是魚死在七十歲淵死在七十一歲先後相距卅值

一年鯉死喻引痛正切如此則論論可讀史記家語諸書可據

孔氏不必誤案按孔氏似謂安國按安國論語注云孔子時為

據正義孔子五十六為司寇顏淵之卒孔子年六十一是時已

去位孔子以為時為大夫不知所據今若以淵死在孔六十一

歲則距為大夫時益遠而王肅不必疑矣此論誠足祛千古之

云孔子不必誤者未詳

惑蓋古人書三十俱作卅四十俱作卅三十四十所爭只一筆
故易于誤乃一誤于史記再譌于家語遂不可復正矣然西河
以三十為四十之說明蔡復賞已言之

漢孔安國宣聖十一世孫武帝時為博士至臨淮太守早卒又續

晉陽秋曰孔安國字安國會稽山陰人車騎愉第六子也以儒

素見稱歷左僕射此又一孔安國也

安國見晉書儒林傳

綠珠有女弟曰宋禕先為王敦妾後歸謝尚世說有與尚問答語

六月九日校主。立秋